



GINKGO

■ 赵仁东
编著

银杏文化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银杏文化学

赵仁东 编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杏文化学/赵仁东编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6.8

ISBN 7-5059-5360-5

I. 银… II. 赵… III. 银杏—文化 IV. S66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3794 号

书 名	银杏文化学
编 著	赵仁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 军
责任校对	胡 强
责任印制	李寒江 王 军
印 刷	诸城市教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8
插 页	1 页
版 次	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360-5
定 价	2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责任编辑：王 军
装帧设计：魏修良 马永春

致银杏

□ 赵仁东

你静默，你岿然
见证了日出日落
看惯了云舒云卷
春夏，你撑起一把巨伞
便撑起一片蓝天
秋风吹动你一树的潇洒
便有万千的金色蝶起舞翩翩
冬天，你用傲岸的嶙峋
直面来自西伯利亚的严寒
你轻摇绿扇
你冷眼相看
雷击过
雪压过
雨打过
火烧过
刀砍过
你一身的伤疤呵
是一身英雄的诗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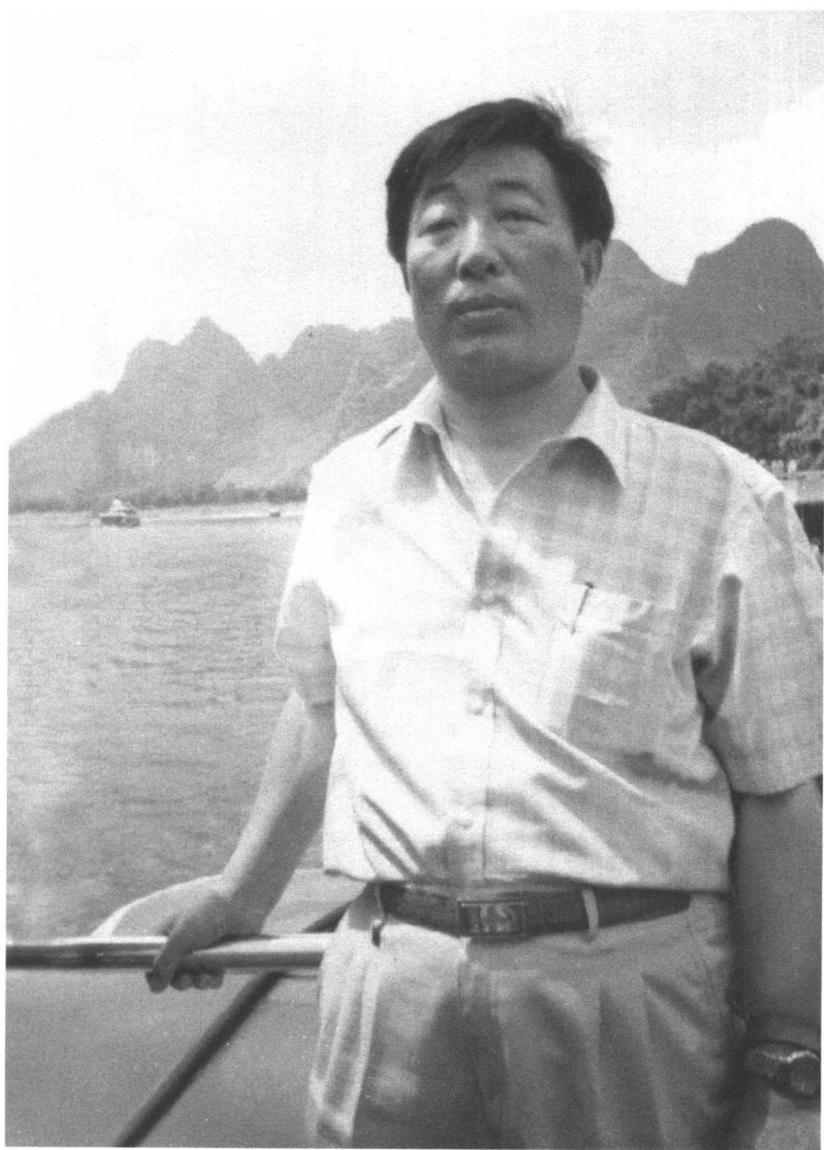
我惊叹——
你刚正的风骨
恢弘的气度
包容的胸襟
清奇的韵致
不屈的品格
战斗的英姿
你食一把黄土
继续增长高度和广度
你吮一口白露
又挺出几片浓浓的绿意
你吞吐着天地精华
你嫡传着博大文化
你用自己的生命
延续着起源于中国的
“活化石”的亘古传奇
你用自己的存在
装点着大地的壮观美丽

(原载 2006 年 7 月 22 日《人民日报》)

作者简介

赵仁东，1955年7月生于山东省高密市，大学文化。历任教师、县委办公室秘书、乡长、镇党委书记。现任高密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。

1994年5月创办山东高密银杏科技园，组织成立高密市银杏开发协会。1995年7月加入中国银杏研究会。1997年主持研制的银杏叶健身茶被国家卫生部批准为保健食品，并获国家发明专利。其业绩载入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》。发表银杏论文、科普散文数十篇，论文多次入选全国银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，部分被收入《中国科学技术文库》；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诗文。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高密市古树名木保护协会会长。



作者近照

銀杏是中國人文
有生命的紀念塔

賀仁東先生大作有梓

丙戌 苗楓林



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苗枫林 题词

序

序

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文学王国，也是生养我、给予我文学启蒙的故乡。那里，有几株树龄达数百年的古银杏。我曾目睹过它们的身影，品悟过它们的气势。在北京和别的地方工作、参观、旅游，也曾接触过银杏。银杏那挺拔的嶙峋的树干，那如群龙虬曲怒展的枝杈，那葱茏的翡翠般的扇形叶子，那浓密如云的巨大的华盖，都让我的心灵萌生过感动和振奋。

大概是1997年夏，我回到高密，在一次聚谈中，有朋友讲起呼家庄镇的“当家人”赵仁东带领机关干部和村民建起了银杏科技园，育成了万亩银杏基地，搞起了银杏深加工，将银杏树变成了老百姓的“摇钱树”。朋友建议我到呼家庄银杏科技园看看。因为行旅匆匆，没有去成。但自此，对赵仁东先生和他的银杏事业有了一些约略的印象。前不久，赵仁东先生将他的《银杏文化学》书稿交给



我，让我看看，提一些意见，并作一篇序言。对银杏，我知之不多，对银杏文化学更是知之甚少。但蒙家乡人厚爱，我不便拒绝，只好勉而为之。赵先生的书稿我翻阅了，并查看了一些有关银杏的资料。由此，产生了一点感想。

银杏是中国的骄傲。

她的起源久远，其祖先曾与恐龙同时代，却比恐龙更古老。当年，她的兄弟姐妹众多，几乎遍及全球。但遭逢了冰河的袭击扫荡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打，最终银杏类植物只在我国的南方、中部的少数几处深山幽谷残留下一点骨血。现今世界各国的银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我国引种的，也就是说，现代银杏的原产地是中国。

银杏与中国结缘，是银杏的幸事，也是中华文明的幸事。恐龙灭绝了，但银杏依然一派繁盛。若干文明消亡了，但中华文明的火光五千年燃烧不绝，亮丽古今。有“金色活化石”之称的银杏，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，已经飘洋过海，被移植到许多国家，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诉说着中国的气候、地质和中国人给予她的礼遇、厚爱，诉说着中华文明幸存至今的神奇和奥秘，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强劲和博大。

银杏以一科一属一种子遗幸存于我国。其叶形别致，其叶色多变，其树体峭楞，其神态雍容轩昂，其效用难以尽说。每当看到银杏，我便想起了壮美，顽强，博大，高雅，沉静，坦荡，超然，想起了从她身上所映照出的，与



中国自古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气质、性格、风范、品格相契合相交融的那些精神的闪光。

赵仁东先生倾情银杏，钟爱祖国文化，着眼创新，志在成一家之说。他利用工作之余，潜心积累，执意研究，从银杏树种特征与其文化底蕴、精神象征的结合入手，积十几年之功，编著成我国第一部《银杏文化学》，以期推动银杏入选“国树”的进程，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威武不屈、兼容并包、友邻善居、多予少取的传统美德。此书的出版，将拓宽银杏研究的疆土，或可填补国内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，可谓功德无量。

唐代文豪韩愈称：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”如果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像赵仁东这样，选准一两个方向，找准一两个基点，耐得住寂寞，沉得下心力，坚持不懈，深入研究，而不是慕时俗、尚空谈，则终能成就一些或大或小的功业，于国于民于己，均利。

在赵仁东先生的《银杏文化学》付梓前，我写了上面一些话，权充序。

2006年7月于北京

(作者系著名作家)





序

林协

任何树木不可能永远风光，惟独银杏树是个例外。不仅因其独特的有效成分，珍贵的经济价值，非凡的生态功能，以及广泛的社会效益，深受世人的青睐；古老的银杏树还见证了地球历史的沧桑，是活的文物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，是东方的圣者，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它戴上国树的桂冠，乃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

赵仁东先生钟爱银杏，痴迷银杏。为发掘银杏文化的深邃内涵，他敢为人先，积极创立银杏文化学，以其丰富的科学积累精心编著我国有关银杏文化学的首本专著，其自主创新精神令我钦佩。

承蒙作者厚爱，将书稿让我先睹为快。读后，深感内容丰富、资料翔实、结构严谨、文字流畅，堪称理论与实际、传统与现代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容的一本好书。为宣传国树、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。



在“十一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《银杏文化学》一书正式出版，谨作短序，一则聊表贺忱，二则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。

2006年6月于杭州

（作者系中国林学会银杏分会副会长、浙江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、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。）



序

徐怀强



中学时期学过三篇以树为主人公的散文，分别是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、郭沫若的《银杏》和陶铸的《松树风格》。这三种树都值得赞美，都是真善美的化身，但如果细细比较起来，一到春天，北京杨絮纷飞，是有些恼人的；而松树，一年四季，总是一副表情，又似乎缺了点变化；只有那银杏，绿就绿得晶莹，黄就黄得纯粹，可引发诗人逸兴，又可触发哲人沉思，便成了我偏爱的树种。

我对银杏的偏爱，就是从读郭沫若的《银杏》开始的。那年去位于北京什刹海的郭沫若故居参观，见到了一棵叫做“妈妈树”的银杏。1954年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患病时，郭沫若带着孩子们从北京西山大觉寺移来一棵银杏树苗，植于当时居住的西四大院胡同5号的宅院中，希望夫人能像这活化石一样坚强地战胜病魔。1963年11月，郭沫若举家搬迁时，这一家庭的特殊成员也随着落户于此。



这棵树陪伴了郭沫若夫妇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六年。在他们两人相继去世之后，“妈妈树”也大病一场。据郭沫若先生的孩子讲，那年春天，院子里所有的树和往年一样已是一片新绿，惟独“妈妈树”直到初夏时节才稀稀落落地长出一些孱弱的小叶子，比正常的银杏叶小了很多，几支粗大的侧枝完全枯死了。经过几年的养护，“妈妈树”才慢慢恢复生机，孕育出满枝头的白果。这个故事让我知道，银杏树是有灵性的。

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棵银杏树是潭柘寺的“帝王树”。它郁郁葱葱的树冠高达30多米，粗壮挺拔的树干周长长达9米，是唐代种植的，距今已有1300多年。相传清朝每换一个皇帝它都要长出一条小干来，久而久之就与老干重合了。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，银杏树的根部能滋生出小干来，是它的生长特性，而乾隆皇帝却据此御封这棵古银杏为“帝王树”。即使是北京的酷暑时节，你往树下一坐，也会觉得浑身清爽了许多。

让我觉得幸运的是，我居住的家属院临街两边种植的就是银杏树，每到白果成熟的时候，就有一些老年人举着高高的木杆来采摘，据说可以治病；而我供职的单位大门口也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，一左一右，像两个尽职的卫士，静穆地守望着过往的行人和如水流逝的时光，它们俩毫无疲态，相反，却愈来愈高大、强壮、挺拔、繁茂。

出于对银杏的敬重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，知道银杏类植物出现在远古时期的古生代二叠纪，到中生代三叠纪、



侏罗纪最为繁盛，几乎遍及全球，但到第四纪冰川时期后，世界上的银杏大多灭绝，只有我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部分，所以银杏是中国的特产，是最珍贵的树种之一，这也是银杏被称为“活化石”的原因所在。也因此，郭沫若先生才在文中惊叹：“你这东方的圣者，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，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……”，单凭这一条，银杏就足以当选中国的国树。据报道，2005年网上投票评选国树，银杏赢得近99%的得票率。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及有识之士，一直在呼吁推荐银杏为国树，几近水到渠成。



我的乡党赵仁东先生是一位有识之士，他长期在基层担任领导工作，为使百姓早日脱贫致富，他轰轰烈烈地搞起了银杏种植业。又在工作之余，潜心于银杏文化的学习、探讨，积极参加各类银杏学术研究活动，耳濡目染，学以致用，他已经可以称为银杏专家了，这本厚厚的《银杏文化学》书稿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敬佩他的学识，更敬佩他“权为民所用，情为民所系，利为民所谋”的亲民情怀，遂欣然为序。

2006年6月14日 北京金台

（作者系人民日报副刊主编）



序

王兆山

收到赵仁东先生这部厚厚的书稿,我感触颇多,深为其孜孜不倦、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,不禁想说几句话。

中国是银杏的故乡,莽莽神州成为第四纪冰川发生时银杏的天然庇护地,亘古孑遗的银杏巍然耸立在世界的东方,为华夏儿女撑起浩渺苍穹。

古往今来,中国文人雅士对神奇伟岸的银杏吟咏不绝,留下了灿若繁星的艺术珍品;更有无数革命先辈在银杏树下抒怀励志,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振兴殚精竭虑。银杏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历史,伴随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新时代,在人们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位置。同时,以其饱经沧桑的悠久历史,浑身是宝的神奇功效,以及与传统文化、民族精神的巧妙契合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银杏文化,引起了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关注。

赵仁东先生曾撰诗言志:“素性爱树木,平仲独钟情。”诗中的平仲即银杏。1997年,山东省电教协会发行过一部名为《根植沃土富万家》的电教片,赵仁东就是片中的主人

